

青年海評論

元仲魁

青年海評論

第七十二期 目錄

怎樣來把握時代思潮.....許少頓

參觀首都防空展覽會後的感言.....喬玉秀

漂泊者.....鎮西

怎樣來把握時代思潮

許少頓

(一) 導論

目前，中國歷史發展正在極度艱危的階段，空前危機威脅了中國社會一幅可怖的畫圖。這一時期，如果我們要推斷並說明中國歷史的發展前途及其命運？只有一個定性的答案是：如果不是中華民族的淪亡，便是中華民族的飛躍，同樣，如果不是中國歷史的毀滅，便是中國歷史的突變。

然而，正當這一歷史行程走向極度艱危的現階段裏，我們的思想又表現了什麼？很顯然的，人們在這兒還是徬徨着，苦悶着，『思想無出路』的呻吟，成爲中國思想界底真相，依存此種觀念形態而發生的普遍行爲是：悲觀，墮落，浪漫，幽默，或者任性的狂妄，盲目的衝動。因此，中國社會愈益變動前進。人們的思想也日益錯覺，停滯，落伍。正因此，反映於中國社會是無可避免的混亂，表現出中國歷史遭遇着有史以來的嚴

重頭。

我們深信思想是支配行爲的原動力，沒有革命的思想，便沒有革命的實踐，可是近幾年來充滿着中國論壇的幾全是經院學派的說教，他們何嘗抓着問題底邊際，有的雖然建立了『破』的工作，却是忽略了『立』的工作，有的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有的搜集了材料，却不能分析或說明其材料，爲着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可以論戰幾年，爲着『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抑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可以嘔嘔不休的辯爭，而成爲中國革命主要內容的現實問題，客觀上反而都沒有盡決定的綜合的任務，他們只有躲避在辯論的理論外衣裏，以其思想模型來製造中國，爭取中國，正如赤白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各以其模型企圖製造中國統治中國一樣。

經院學派的學者們遺留在思想界的僅是一張白紙，我們需要的是怎樣來填充這一白紙？

人類歷史就是人類自身把握並創造的，所以中國歷史現階段的諸般問題，正有待於中國民族的自身，然而，中國思想界的複雜交雜既如此，當前的現實問題嚴重又如彼，我們——那担负着復興中國歷史任務的人們——將是怎樣辦？中國前途怎樣辦？世界人類前途怎樣辦？這些刻不容緩的問題正是逼迫着解答，因此對於思想界，清算與指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法則，是有着必要意義的。

(一) 思想之本質其發生及其演變之所從出
在企圖對於前人的或現存的思想作一清算並提供當前

問題解決的時機，首先，驟予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去了解人類思想之何以存在及其發展過程底這一前提。

所謂思想，意見，觀念，或者說就是人類意識這東西，並不是超絕時空的，恰恰相反，他正是依存並被決定於人類的生存條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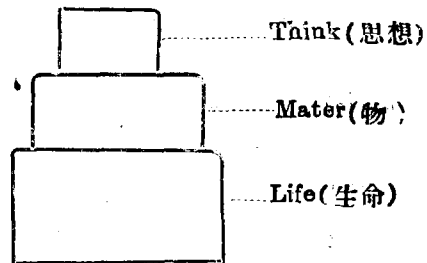
因爲人類是爭生存的動物，在茫茫宇宙中，他主要的就是如何尋覓生存資料——即物質條件——以維持其生活，此種生存資料之獲得與爭取，又非依賴一種意識或思想的最高創造力不可，所以人類爭生存的法則有兩個主要條件，第一是要生活資料（物質），第二還要憑借思想以取得此種資料（思維作用），例如：在原始社會的人們，他的思維作用僅僅能發明利用簡單石器，因而不能不只是採集經濟的時期，在民族的宗法社會的人們，他的思維作用已能發明並利用銅器，因而就能進步到漁獵經濟時期，同樣的在封建社會中，因爲有鐵器的發明，這就必然進入到農業和手工業的時期，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因爲人類有蒸汽和電力的發現，所以必然創一機器工業的時代，可是反過來說：這思維作用並不是憑空懸想的產物，却是孕育於人類現實生活之反映，所以沒有中世紀至長期晦暗時期，便不能產生歐洲的『文藝復興』，沒有十九世紀的亂動前夜，便不能產生俄羅斯的『九十年代』。沒有『酒池肉林』的殷紂，便不能發生『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的怨尤，其他如法蘭西的『啓蒙運動』，德意志的『狂飆時期』，以及中國的『五四運動』，『北伐運動』

「無不有其社會生活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背景所決定，因之，我們可以說，人類的生存全領域中有兩個範疇，即『思想生活』與『物質生活』兩者均衡狀態地伴隨着人類的存在而存在，換言之，『生存』是縱全面，『思想』與『物質』不過各為其橫斷面之一面，在哲學上的地位講，『生存』是本體論，『思想』與『物質』不過構成本體之經驗論與認識論。猶如物理學上電子分子構成爲原子一樣，其本身並無多大價值可言，如果說有，那正是辯證地『對立的統一』發展着。

通俗的馬克思主義者硬把『物質』化妝爲本體論，把人類的生存問題及精神現象作爲捨象的疇類，與之相反的形式上的唯心論者則又虛擬一個『觀念論』作爲宇宙觀之本體，從而否定一切底存在，他們互相揚棄，互相對立，跟着人類生存的延續以俱來，其實如果要嚴肅地批判起來都是十足的犯了機械主義的錯誤，因爲所謂物質之存在，譬如說衣服麵包或者輪船火車之存在，雖不『存在於感覺及意識之中』如巴克萊 (Berkeley) 所說的『存在』，然其存在價值，却是因爲人類生活的需要而有其存在的價值。思想之所以能存在，能創造被測，能建立人類歷史的文明發展過程，亦因適應人類生存需要而有其價值，所以用機械的唯物論來否定思想，和用玄學的唯心論來揚棄物質，却是不可能而且不必要的。

這裏 我們要正確的了解『心』與『物』的關係時，

摩爾根 (Morgan) 指出的意見是最合理的發現，他把思想與物質建立在生命之上如塔式的層壘起來如左圖：



這與孫中山先生所說：『人類因爲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纔有『停止的進化』以『生存爲歷史的重心』的唯牛論觀點相同，是以思想附屬於物質，以物質供諸於生命，而以生存爲最後的基礎，如果這一基礎有所動搖，則建築在上層的物質條件（如經濟）與精神現象（如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亦應或急或徐的隨之以變革，所以物質與精神只不過人類生存領域中的副產物，其相互之關係，有因果聯繫的作用，而無相互揚棄之理由。馬克思說：『人類不是以意識決定他的生存，反之却是以生存決定他的意識。』可惜通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生存』二字割裂了。從上述，我們從本質上可以理解思想之爲物，不是絕對時空的東西，却是依存並被決定於人類生存條件中。

正因為人類的思想是依存於人類的生存，所以當人類爲保存並延續光大其生命時，第一要設法滿足其生活上的需要，第二要須設法適應生活上的環境，於是便發生思想，由於前者遂發生經濟思想，由於後者乃發生政治思想，有經濟思想才有經濟行爲，有政治思想才有政治制度與文化上的創造，歸結起來，思想的發生，總是因適應人類的生存要求而來，但是人類的生存慾望是不斷地向前進展着，因此表現於生活關係也是變動不居的，這一時期的生活關係，與前一時期的生活關係不同，後一時期與現時代又有所不同，在這一定的關係下形成的意識形態，當然亦有所互異，譬如原始時代的生活樣式才有原人時代的思想，有宗法時代封建時代的生活樣式才有宗法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文物典章，其間落伍與超時代的思想都是不可能的，黑格爾說：「一時代事物之所以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若使其任務完畢，而無存在之理由時，便應移到別的面去，所以一時代永遠存在，實不可能，佈一切事物，亦無永遠保留之必要。」這是思想必然演變底說明，亦是自有人類思想史以來的自然法則，也只有根據這一法則才可以解釋歷史，分析社會，確定正確的人生觀，從而始可正確地把握時代思潮。

(三) 中國思想界的昨夜與今日述評

當然，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是跟着中國每一時代發展而發展的，而時代之發展又基於中國社會生活所決定。

整個的中國思想史完全走上了這種過程。

表現在這種過程中每一歷史階段的意識形態與實踐行的例證，可以讓有閒的學者們去「回想」去「論戰」去「考證」，因為他們始終是立足於「回想時代」，「論戰時代」，和「考證時代」中，這兒，我只刻畫出比較近代的社會思想及其發展成爲運動底一些輪廓。

在過去，中國思想史有着長期停留在封建圍囿中的階段，這階段自周秦以至滿清初葉都沒有原則上的差異，其原因主要的是因爲中國二千多年來的生產方式長期停留在封建社會階段的結果，但到滿清中葉以後，由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勢力的伸入變質了，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這東方的老人帝國的門戶大開，在經濟上成爲國際資本主義銷售過剩商品的市場，在政治上成爲列強共管的半殖民地。這樣，一方面摧毀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藩籬，另一方面在中國舊有的經濟結構中，起了外鑲作用，使原有的手工業和農業本位的生產關係，不得不隨之以分解、崩潰。可是當時的滿清政府最初是夜郎自大，及到國勢淩弱到極點時，則又一變爲媚外的「寧贈外人不給家奴」來維持其行將沒落的統治，因此反映於一般知識者羣的思想是「變法維新」。於是「君主立憲」的政治意見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學術主張織就了「戊戌政變」。然而這一運動是不徹底的，它一面維新，一面又要保身，矛盾的觀念佔據着它全內容，其意義不過藉此彌縫那殘破的封建外衣，仍舊

未大胆的跳出封建圈子一步，結果廣大的社會層羣衆沒有參加，這少數的士大夫階級的「清君側」的政治運動不得不宣告失敗，康（有爲）梁（啓超）逃亡，六君子被殺，所謂維新運動便草草收場。

因爲「戊戌政變」仍然是保守的不徹底的改良主義運動，所以在時代的前進中不能被批判的揚棄了，接着這「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思想是更加堅決，更加發展，不久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成功了辛亥革命，根本推翻了清室，建立民國，在中國歷史上劃一新的時代，從人類社會中爭回了自由之春。

但是辛亥革命是否就克盡了歷史任務？不成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爲辛亥革命雖在政治上顛覆封建的滿清獨夫，但在社會上並未掃盡封建勢力，同時在經濟組織中絲毫未起變革作用，因此，才鬧出以後袁世凱的帝制自爲與張勳復辟的歷史插話，這插話說明了什麼？它說明辛亥革命只是民族的政治革命運動，而不是民生的社會革命運動，同時這所謂民族的政治革命，只是解除了滿清的束縛，而沒有防止以後北洋封建軍閥統治的再建，更沒有解除資本主義列強的羈絆，從革命的觀點講來，辛亥革命還是失敗了。

辛亥革命以後，資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是日益根深蒂固，加以封建軍閥的割據，無原則的混戰，政治貪污，苛雜林立，遂使整個中國社會發生劇烈的動盪，表現出中央

脆弱無能與一般的政治混亂，在經濟上表現出整個的國民經濟隨着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深入及封建剝削的加緊而日益崩潰，解體。其間雖因一九一四——一九一七的世界大戰中列強無暇顧得以相當欣榮一時，但不久又枯萎如常了，在這政治混亂與經濟恐慌交逼中，人們——特別是進步的青年——的反抗情緒是異樣熱烈，對於革命的到來是無比的憧憬，因此，在山東問題對日屈服之際，爆發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它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時代中，在政治上提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作爲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在文化上特別提出「打到孔家店」提倡白話文」來奠定新文化運動的基礎，而成爲中國新文化運動最光彩的前奏曲，假如說這一運動中是領導得人？它是會成爲中華民族復興的先河，可惜是被胡適陳獨秀和醒獅派出賣了，把它牽到互相對立的而且同其反動的錯誤路線上去。

胡適陳獨秀和醒獅那是怎樣的出賣「五四」運動呢？

本來「五四運動」是一種自發的民族革命鬭爭，主要的內容是以反帝反封建爲目的，在這總的前提下，凡是摧毀舊時代否定舊有文化的思想都是無批判的爲羣衆所接受，胡適陳獨秀和醒獅派看出這一弱點，各以鬭爭的姿勢與激昂的情緒出現於青年大眾的前面，胡適陳獨秀提出以德謨克那西（Democracy）來肅清封建勢力，以賽因斯（Science）來打倒一切因襲與迷信，對政治思想是這樣主張：

「我們相信世界上軍國主義與金力主義已造成無窮的罪惡，現在應當拋棄的」，「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我們相信真正的民主政治能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對於擁護少數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我們永遠不忍加入。」（見青年雜誌七卷一號宣言內）對青年應有之思想主張：（1）爲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即應打破一切忠孝節義等奴隸道德。（2）進步而非保守的，即應淘汰過去的倫理，學術，法律，禮俗等封建遺物。（3）進取的而非退讓的，即應爲哥倫布，安東根，而不應爲託爾斯泰及太戈爾。（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5）爲實利而非虛文的。（6）科學而非想像的。（見青年雜誌一卷一號，「敬告青年」）對文學思想，他們主張提倡白話文學，打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打倒古典文學，建設社會文學，打倒山林文學，來徹底反抗封建社會底一切。而醒獅派則以「內除臟賊，外抗強權」的金字招牌登場，以「黃族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的國家主義思想來激發青年的愛國心。這樣，無論胡適陳獨秀和醒獅派的思想，當然都爲狂熱的羣衆所接受，正因爲這樣使「五四」以後的中國思想界生出三大洪流，一派是胡適的資產階級性的「實驗主義」理論體系，在政治上企圖以買辦階級的「好人政府」來代替封建官僚統治。另一個帝

展爲陳獨秀的共產革命的思想體系，與蘇聯政治基調證和而有以後共產黨的成立。其外醒獅派則始終支撐國家主義的招牌，過後發展爲中國青年黨的組織。他們互相對立的傾軋。孕育成以後中國思想界的混亂時代，直到國民革命運動高漲時期，才終結一時，所謂真正以民族革命爲主要內容的「五四」運動便被胡適等支解，悄悄結束，其意義只不過展開文化運動新的一頁，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政治經濟基礎則依然無恙，絲毫未有動搖。

「五四」運動過去了，「五四」留給人們，只是文化改良運動，對於現存的政治經濟問題並未加以解決，不但未能解決，而且問題是變本加厲的深入和危機的擴大。廣大的青年羣衆們經歷這次慘痛的經驗，深知非從實際革命鬥爭中，不足以解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桎梏，於是「到廣東去」，成爲廣泛的時代思潮，再加上「五卅慘案」，「沙基慘案」，連續發生，愈加刺激着每一社會層的心，熊熊的革命火花燃出一九二五——二七的國民革命運動，在 shortest 期間掃除封建軍閥的代表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張作霖等的勢力，窮凶惡極的帝國主義者也不能不在革命高潮中發抖。這一運動，但結束了封建軍閥制度代以革命政權的樹立，而且統一了全國思想路線，在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總的標的之下，不論共產黨無政府主義甚至醒獅派一部份人們，都集合在這一

運動的號召下而努力。在中國革命史，實是一種極盛時期

可是這種極盛時期並未如此順利的延長。自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革命陣營發生對於理論與實踐的不同論爭，這論爭顯示出國共兩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和發展的估計不同，國民黨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應該是自發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以民族革命摧毀帝國主義勢力，以民權革命肅清封建殘餘，以民生革命建設非資本主義前途，由國民革命進到世界革命。共產黨則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應該是單純的無產階級革命，在第三國際指揮下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進入共產社會。這簡直不啻宣告中國為蘇聯的附庸，這一論爭最初是潛伏，不久逐漸擴大為政治軍事的鬥爭，結果國民黨清共，共產黨從此退出國民革命戰線，一直走上盲動的路上去。這清共運動當然是國民革命戰線中的淨化運動，然而也不能不是革命過程中不幸的慘變。

自此以後，中國思想界顯然又回到「回想」時代，首先是新生命社提出對於過去的清算，接着是一九二八年以後的社會科學運動及「九一八」前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這論戰逼着各社會層的學者及外國名流們出來參加，他

們各以其思想模型走上論壇跳舞；中國古史不夠相信，又找外國材料來補充，中國的著作不夠正確，又找出沙發諾夫，拉狄克，波格達諾夫，蒲烈漢諾夫，馬扎亞爾及馬克思·列寧等著作來陪襯。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是完全不同的，有的說中國是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社會。有的說中國封建制度已不存在，但封建勢力尚存在着。有的認為中國是商人階級社會，或資本社會，或封建勢力支配下之初期資本主義社會。有的又認為中國百年來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又有人認為中國是封建政權支配下之小地主商人社會。還有人認為中國是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這樣，衆說紛紜，自己辯護，對，批判，都有思想方法論作武器，刀槍並舉，形成最廣大的火線，然而，畢竟只是「回想」時代與論戰時代，對於當前問題的解決，始終未能止確的結論，恰如當時有一位讀者致書讀書雜誌編者王禮錫所批評的：「論戰中各人都以為自己是唯物物的，他人全部是唯心的，自己是辯證的，他人都是機械的，我們需要是問題的解答，而不需要方法上的詭辯」。可是問題仍然懸在空中，懸在那十足的經院學派的學者們的機械腦子裏，結果是「九一八」「一二八」打破了他們迷夢，帝國主義者大砲轟完了這一文人的論戰。（未完）

參觀首都防空展覽會後的感言

喬玉琇

一、防空展覽的形形色色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國際形勢，日趨險惡，歐陸

則動亂不寧，遠東在風雲變色，軍縮戰債等問題的辣手，列強軍備競爭的激烈，各國對於兵役年限的延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尖銳的獨立，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決死的鬥爭；凡此種種莫不象徵着世界第二次大戰的不可避免。其爆發蓋不過時間問題而已。而其爆發地點無論在歐陸或遠東，我國將必為戰爭漩渦中的犧牲品，所以在這暴風疾雨即將降臨的前夕，自己若不亟謀國防的準備，充實自衛的實力，則世界二次大戰一旦爆發，我們將不免有束手待斃而拱手讓人宰割了。

我政府當局有見及此，故於去歲冬季軍事委員會即在首都舉行一次防空演習，並組織宣傳隊向民衆解釋其意，和重要性，但其結果，真止能認識防空為嚴重問題而領悟者甚少，甚且有以兒戲視之者。本年該會又為普遍灌輸防空智識起見，特舉行防空展覽會，利用種種圖表，模型，器材，畫片及電影等，來表現各種飛機同防空兵器之性能，各種炸彈的破壞威力，防空情報監視及警報的如何組織，消極防空的如何配備，燈火交通的如何管制，消防同防毒消毒應如何設備，以及一切軍民人等應如何一致協力於防空的工作等等……於六月六日在首都第一公園開幕，任八參觀，直至十九日閉幕。參觀人士，統計在七十萬人以上，首都八十餘萬人口中已有十分之八九傾略防空常識，而於閉幕之日，紛紛前往參觀者，更達十二萬人以上，則此次展覽會在我國雖屬創舉，而其收效之大，可謂

極盛一時矣！茲將個人觀感所及，臚列於左，以資研討。

二 我對防空的信念

吾人皆知二十世紀以前的戰爭，只限於海陸，所謂平面的動作，未聞有空中的鬥爭者。所以論者嘗謂日俄戰爭的結果，日之所以勝俄：「日本是叻四面環海的島，他們的海軍只要不打敗仗，內地是極安全的，陸軍亦是遠在中國東三省抵禦。擾亂人家，擾亂不到日本內地……」（見於國民防空準備）但是自十九世紀末葉飛機發明以後，戰爭的動向却是由平面而進於立體，由前線而伸到後方，既無防線之分，又無軍民之別，而尤其最後的勝負，不在海陸軍的決鬥，而在空軍的決勝，戰爭的把握，完全係於飛機戰鬥力的強弱與防空的完密與否，故意相墨索里尼曾說：「國家無防空，便是無國防」，可見防空在國防上的重要是何等的重大了！因此凡世界各大國家，對防空事業無不戰戰兢兢，力求邁進，而於都市防空，尤為注意。因為現代戰爭的主要目標，在摧毀敵方的政治樞紐，經濟資源，交通設備以及重要建築物和擾亂民心等，此數者如能達到一部或全部目的皆足以制敵方之死命。

如一九一四年歐戰時，英都倫敦，法都巴黎，以及著名的市鎮如丹凱爾克鎮等，屢受德空軍襲擊，竟達二百九十五次之多，死傷人數共計不下九千九百餘人。至於德軍方面萊因河畔的工商業區域，亦受英法協約聯軍六百次以上的空軍襲擊，其損失當亦不在少數。歐洲各國感受空

軍威力之大，至今大有談虎變色之勢，所以他們對於防空，異常注視，就是向來誇大口的英法與四面環海的日本，其防空的設備，莫不日新月異的力求進步中。

三 「防空」在國防上的重要性

我國雖未曾受過如英、法、德似的巨大損失，但「一九一八」日機的轟炸我錦州，「一二八」海戰時的焚燬我開北與我文化樞紐的商務印書館，以及民國二十二年空軍口榆關長城諸役的爆炸，這種種深痛痛的教訓，我想國人尚不致於健忘吧？總希懲創悲後，對防空真諦，豁然覺悟。

歐美各國，為謀二次戰的應付，對防空演習極一般。普通軍隊的演操無異，早視為家常便飯，就是東鄰的日本，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即迭次在大坂市，神戶市，歌山縣，滋賀縣等處，各有小規模的防空演習，去年八月並任關東舉行政空大演習，本年七月六日又在東京，橫濱，川崎，都聯合舉行緊急防空大演習。西北的蘇俄亦於去年八月以海參崴伯力為中心，舉行大規模演習，同。他們的市民全體參加，以養成民間沉着應戰的精神。至於英國他們的陸軍部亦擬定大規模的防空計劃，足以抵禦任何方面的襲擊而有餘，他們均是軍備充實，富有殖民地的國家，尚且如此，反觀我國強鄰壓境，內憂外患交相侵迫，對於防空智識甚屬幼稚，誰一般人對「防空」二字，平日亦屬罕有所聞，更怎能談得上一「防空事業」呢？

我國國境四周都和強大的帝國主義者接壤，如東有日

本，南鄰英法屬地，西北包圍於蘇俄的勢力圈內，莫不虎視眈眈，大有待機而動之勢。在他們境內無不建有偉大的航空根據地，就是日人卵翼下的偽滿，也同樣有相當的準備，值此北風雲飄搖莫定之際，二次大戰危機一髮之頃，我們對此國家民族生命所賴護衛的唯「防空事業」安能置若罔聞而不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去乎？

四 國民防空與國難

「防空」為現代國家自衛的唯一的有力武器，亦為全體國民人人應有的必需的常識。因為消極的防空，不祇為政府和軍隊的責任，亦非單純的軍隊和政府的力量所及，必須靠全民一致起來協力合作；如飛機，高射炮，阻塞氣球，聽音機，探照燈等設施為軍隊和政府的職責外，他如防空監視，消防，防毒救護，燈火制管等俱為國民應盡的義務。現在的國際風雲一天緊似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前已略述，一旦爆發，我國將絕無倖前次世界大戰那歷安如磐石的幸運，局外中立，事實上為不可能，比利時可為前鑑。況我國又處英日美俄四大帝國近重紀來遠東角逐之場，而日本之掠奪我東北四省，更為促成國際間東亞均勢平衡的開始，使國際現狀，日趨於動盪不安，日人又得寸進尺，擾亂我平津，威脅我河北。實言之我國華北問題，恐即為第二次大戰的火藥庫，國人如再醉生夢死，熙熙攘攘，不知突飛猛進，努力充實國防實力，終為爆炸彈下的焦鬼。蓋我國除甘肅東部一部分領土外，

四境沿邊均在各鄰國飛機襲擊的半徑中。所以不論都市鎮，海濱內地，將必同歸於盡，近者我國空軍建設，年來已略有起色，然為數寥寥，與各國相較，相視瞭然，既無以戢其空襲之能力，又乏防空防衛設備，此國民之所以不可不努力研究，以挽祖國垂危之厄運也！

五，尾聲

西人云：「日本為最有準備的民族，吾國為最無準備的國家。」此言誠是，我國今日的國難，實由我平日的毫無準備而來，日人滅亡我的毒計，遠蓄於數十年前，迄今着着實行，步步實現，舉世莫之能禦，能不痛哉？自甲午被挫後，策進方略，日益加緊，國人不知發奮圖強，予人以可侮之機會，馴至二十一條款，與一九一八一事變疊至重來，總以實力不充，一任他人宰割而無術抵抗。今者國人對空襲的毒辣，煥然大悟，尤望政府負責當局，再勿猶疑不決，對國防認真從速準備，急起直追，首謀國內之安定，與抵抗力之充實，然後漸圖漏網雪恥辱之道，先求自救自存，而貫徹我扶助弱小民族之宏願。又據航空專家的測計中國除甘肅東部的一小島外，均非安全領域，是吾青省自然亦在英俄空襲的範圍中，不能幸免。故吾人為此呼籲，希望此後擴充防空智識，無論大都市或邊疆，均須同提並重，以養成國民應戰的普通常識，俾將來臨難而有自衛之能力。是豈特邊疆同胞之幸福，蓋亦中華民族生存前之實利也，願國人亟起圖之！

漂泊者

鎮西

！竟涼而寂枯的青海，人們在物質的享受上，是談不到少許的快樂；假使要求滿足，那比登天的還要困難一些呢！因此：終日勤苦，而不得一飽的勞工們，可以說觸目皆是。

在這殘破的世紀裏，一般時髦的大人先生，都開口一勞工神聖，閉口「勞工無上」的那樣喊着，究其實看待勞工的心理，大半另有一番的見解。

張士恆的家庭，起先雖不能說是富有，然而總還能稱得起一個小康之家。不料在他的父母相繼辭世之後，不睜眼的蒼天，便降下了一場大的火災，於是將他的前庭房，後樓房，一概燒得片瓦無存，直使他立錐無地。

士恆目覩斯景，三番兩次的要尋一個自盡，以便了此殘生。終因左鄰右舍的親朋的開導，他便放下了這個念頭，拜別了先祖的塋墓，來到荒涼的青海，常言道：「物離鄉則貴，人離鄉則賤」這是古往今來的一個定例，士恆不過一個庸人，終於也跳不脫這個坎坑。命運雖然注定了他，但是他為了飢腸的鞭策，不得不想一個謀生的方法。假使要做些閑散的事情嗎？他沒有那樣大的面子和資本，因此他向各方告貸，置了一付担水的器具，開始他那費水的勞動工作了！

在車馬各雜的街上隨時可看到張士恆挑着水担，彳亍的向前進着，到了固定的用戶的門口他便推開了門，挑着送進去。雖然水是每家日用的必需品，但水價，卻非常的低廉

就是這樣，那賣水的勞動者，還是供過於求的那樣多。這種賣水的人，雖說是極其可憐了，然而，在別人看來，差不得是一種模樣；襤褸不堪的衣服，濺着泥水的腿腳，僵僵着的肩背，和一個被太陽晒黑了的臉，徒然看去，幾乎使人分不開他的肉色。

本城某公館裏所照顧的賣水者，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未曾掉換過了。雖是誰也不會去注意的賣水者，但因為士恆每天總在這個公館裏出入幾次，而且已經很久的緣故，漸漸地連這家中的主人們都從一般的賣水者之中認識他了：年紀三十多歲，滿臉長着不少的麻點，身軀並不怎樣的高大，望去似乎沒有十分的氣力，可是他頗有幾分耐勞吃苦的毅力，手臉是和那破爛的衣服一致的污黑，只有一雙眼睛使人覺得異樣，好似發生這什麼毛病，從來不見他有睜大和閃動的時候。既然他在人家的公館裏出入，也沒有睜大着眼睛東張西望的道理，並且擔着水的肩背有點駝，頭總是低低地俯視着腳下的地面顛跛地走着，但就是在這時候他的眼睛也是睜不開似的眯縫着，這把他顯出老實得近於可憐的樣子。他把水担完之後，照例是向這個公館裏的拿事說明了量數，把空的水桶仍舊挑在肩頭上靜靜地立在那裏等候着領取那低微的代價，額外的話從來沒多說過一句，並且他的態度是在任何人的面前，永久的表示着低微，所以這個公館裏的拿事以及當差的人們，對他彷彿有着可憐他的好感，廚房的伙仗時常將預備傾倒的剩飯菜，

留下來放在一邊，當他到廚房裏送水來的時候給他吃去，每遇到這種賜與，他總是非常感謝的端起來走到廚房的牆角下，低着頭很快的吃着遇見有人進來，他便不安的抬起頭來望一下，爲了報答這種恩情，每日在挑完水之後總還在廚房裏勾留少許的時刻，自動地去作着掃地，倒拉圾……之類的事，大約是因為飯食的消耗者去了，他於是對於別的用戶的送水減少了一些，這樣他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在這公館裏的廚房裏逗留幫着幫忙。雖然也是作着別人不甚願作的勞力的工作，但他總以爲比那不停地挑水已經輕快幸福得多了，並且在這廚房裏吃飯的事，漸漸變成了固定的公開的，使他在別人面前減去了從前那樣的不安。

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張士恆的地位，好像是在無形中被大家公認了似的，他在這個公館裏，彷彿有了連其他常差的一樣的位置，於是他除了在廚房裏幫忙打雜以外，有時也竟然被差遣着去作些別種較爲重要的事情，甚或連這公館裏的老主人以及少爺太太們，也竟有着叫老張去作什麼的吩咐。在人家原來是一種無意義的一種舉動，而在張士恆却感到自己的地位是被確定了的欣慰，因此，他對於勞動的範圍，也可以有自由伸展的可能了。

這個公館裏的女太太，是一個精明強幹，處理一切事務，極其有手段有步驟的人。她的心地底慈祥，是被親戚朋友以及上下人等所都承認的，就是他本人，也時嘗有同樣的自信。惟其慈祥，於是她對於老誠而又勤苦的老張，頗

有憐賞撫恤的深意。當她喜歡的時候，常破出命令叫管廚的人把剩飯菜留給他吃，他並且常說：「這樣是積好德的。」一件事，總比喂了犬或是擲棄了的強得多呢，我是決不在乎這點東西，而刻薄的人，」這對於老張覺得雖然不這樣的吩咐，也是一樣的可以去吃，但是一經老太太的明白公佈，更顯得理直氣壯。因是他內田的快愉與感激，真是不可言傳。於此他每當月夜閒暇時，常誠心誠意的口裏喊着「女太太的心地真是好極了！」

老張現在儼然成了這公館裏的一個低微的當差人了，誰都有時命令他去作任何的重要的事件，但叫他的時候都感覺得有些不便，因為他一向被叫作「賣水的」，現在常面叫着不順口，於是有一天當女太太也感到這種呼喚不方便的時候，便問他：「叫什麼名字？」他限安的回答道：「我叫張士恆」，在旁邊聽的人，以為他不客氣的對女太太直稱出他的名字，都代他捻着一把汗，那知女太太畢竟慈祥，不但沒有一點慍色，反而笑嘻嘻的說：「那麼以後就簡便的叫你士恆吧！」他於是擠了那有病的眼睛很慈愛的答應了一聲「唔！」這便旁的人又代他担起心來，因為他連一聲「是！」都不會說，可是他現在總算有了名字了，不像先前的被人老張老張的亂叫了。

公館裏有了士恆以後，卜下人等，沒有一個不覺得不方便的了，有時少奶奶小姐們想買什麼東西而自己不便出去買的時候，便命令着張士恆，去給買點什麼，這樣的吩

咐，在旁人或許要發生討厭了，因為女人們需要的東西，購買去太覺零碎！然而士恆呢？人是不根伶俐，尤其最說話的拙蠢，一點也不會討好於人；但是因為他老實可靠，所以討厭他的人倒是一個也沒有，用時他也樂於用命，一毫不感得有什麼討厭的地方。況且治家很嚴的女主人對於忠心而又能耐苦的士恆覺得比較其他任何僕人都滿意得多。這時恰巧有一個僕人因事辭退了，女主人便想起了張士恆在這裏，可以不必再另僱人的計劃。於是便把士恆叫來，對他說：「以後每月多給你三元錢，作爲担水的工價，別的事雖屬不是你分內應作的，然而你也可以幫着多作些，每月打牌的彩頭錢也照別人一樣分給你，就以極少數來說，也可以派着七八塊的，這樣，比較上買水總要好得多呢？至於工作呢？說少固然不算少，但總之你一個人的身子，絕不能叫你作兩個人的工作，就是多做上些事體，也吃不了什麼樣大的虧的，」末後女主人又特別表示着寬大的模樣說：「你只要力氣能來得及，把我這兒的事作完，你還可以出去給別人挑挑水，賺些外快，也可以任你的自由，你以為何如，要是願意呢？就這樣的辦吧！」

這樣降自天空的機會，更無家可歸，而又失去了父母之愛的張士恆聽到以後，只樂得手舞足蹈，不知說些什麼感激的話纔好，他很想笑，但終於被理智所束縛了，他以為在主人的面前，是不應該隨意發笑，以致有失體統，於

是依舊板着他那沒有表情的愚蠢的不常睜開的眼睛，答應了一聲「唔！」同時他的態度，也表現着極度的不安，只很生硬的請了一個安，又局促的說一聲「謝謝太太的恩典！」便退出了房門。

當時女主人的心裏也很高興，她覺得自己又提拔了一個窮人，在別人的面前好顯顯風光；使士恆除去了衣食住的困難問題以外，每月以最低的限度來說，可以得到十餘元的進款，比較他那終日勤勞而不得一飽的賣水生涯，真是有天壤的差別。而在自己方面呢，每月省去了一個僕人的開支以及飲食等費，在以節儉治家的原則上，也是很吻合的。不過總是在士恆方面所得的利益要多一些，所以他每當親朋戚集的當兒這樣的說道：

士恆的生活突然地增進了許多，真是他從荒涼夢裏找尋不到的一件事，他從那一向居住的荒涼的古寺裏把他僅有的一條破被搬到了我的公館裏門房的炕上安好了臥處，第一夜睡覺時，感到了他從失去了家庭以後第一次的舒適，竟使他不能像往常那樣的倒下，去便睡沉了，在他那從沒有幻想的心田中竟也想了一些幸福的事情，他是自小兒喪失了父母的人，在他的記憶中，是連自己也覺得莫明其妙的長大起來的，憐恤他愛護他的人，可以說是連一個也沒有，日常在一起的都是些和他一樣的顛沛無告的窮人，他是因被了火災，才發奮的得到了賣水的職業，始過至幾月

似飽非飽，似暖非暖的慘淡生活。至於能作公館裏僕人的這種榮耀，在他真是意外的事，他對於他這種新的職業是抱着一種極端為主的決心，他盡力的做着種種的工作，但這並不是討好或是顯功，只覺得自己受了人家的恩惠，就應該這樣作就是了！

幾個月以後，士恆表面上看來確乎顯出被人家提拔的恩惠來，拋棄了一向被泥士濺滿而污穢不堪的衣服，現在都換得叢新而齊整了，即精神方面也決不像先前那樣的衰疲無力，只有那時常迷縱而有病的眼睛，以及駝起的脊背和顛跛地走着路地姿勢像是無法改變的還是照舊。雖說如斯，然而他的舉動，依然蠢蠢而沒有其他僕人伶俐的一部分，這在他似乎想力謀改進而無可如何的同事，每逢在主人面前回答任何事情的時候，他總是慌慌張張的說不清楚。在同事的僕人之中，都體念着他的老誠，欺負的事從來是沒有發生過的，不過他的地位是始終自認和被認的比別人總要低微一點，除了為主人服役之外，對於同事的私下差遣，就在黑天半夜，也總是誠懇的去作，並且在稱呼上無論是誰都是「士恆，士恆」地喊着，從沒有像其餘的僕人之間那樣帶點客氣的稱呼他的。

士恆的日常工作，雖然如女主人說的「總不能讓你一人的身子作兩個人的事」，但他的全力確是用得沒有一點剩餘的那樣的勞動着。在每天早晨，他一個人起身的時刻

，總要比任何人要早得多呢，首先到廚房裏把爐子生起火來，把上下人等洗面水預備好了，然後打掃院子，收拾客廳，把那些瑣碎的工作完畢之後，趁着有空閒的當兒，便迅速的到河邊去挑水，等待主人起來之後，他的工作是不能預料的忙亂起來，給少奶奶買回了雪花膏，太太那裏又吩咐去給少爺買蛋餅，回來了還沒有站穩，太太又命令着去擦窗子，窗子還沒有擦完，老爺又叫着去請客。此外，那得太太歡心圖辦事幹練的王媽也訴覺得肚子餓了，叫買着什麼東西來吃，假使稍為答應的慢了一點，或是被其他的事情所纏逆着而未能即刻去買的時候，便要被說「士恆的柴子現在增了許多，不像先前的餓着肚而剛來這裏的循順，除了東家以外，別人誰也不敢叫他給作點事情了，」這樣的話，士恆聽到耳鼓裏，雖說是極其老鹹了而不能發出一種反抗的態度，但他的脾氣，卻倔強得很，遇到別人這種高壓的冷嘲，他是受不住的想發作一下，但他在盛怒時，將心火按捺下去，細細的想着：說不定得罪了太太喜歡的人，我好容易得到的位置會有影響，於是就忍着氣一聲不響了，尤其對於廚子，他幫忙得是更多——燒火呀！洗碗呀！洗菜呀以及其他的一切，幾乎成了他日常的工作了。總之他除了睡眠以外，所有的時間和力量是供別人差遣的，有時事過於忙迫或是天氣不好，他便把他自己可以作主的工作——挑水——停止了，花上幾角錢叫另一個人來代替，這對於其他的任何人，是絲毫沒有關係的一回事，但

喜歡節儉的主人知道了，却很不以為然地對別人地面前批評的說：「生成了餓肚子的材料，有了一點錢便不知要怎樣是好，你看士恆，在餓着肚子挑水的時候，他是如何的勤儉，現在一遇到天陰下雨，便連水不自己去挑了，拿錢買着用呢，他以為是自己是有錢了！」

固然是士恆肯出力而又勤儉的結果，但說起來還是主人的心地慈祥，很能體貼下人，士恆自從被提拔成這個公館裏的正式的僕人以後，在這裏已有六七年的歷史了，他是竟任主人的那裏存積了七百多元的白洋，因此女主人時常很得意的對人說：「一個僅能糊口有時或不得一飽的賣水者，幾年的工失竟積蓄了這樣多的白洋，並且滿身穿着得衣服不知比從前體面整齊了多少！——這就是說不是他的提拔，以愚蠢的士恆，他還不是依舊滿身泥水地在那兒賣水吃飯嗎？但在士恆方面，他對於這種生活，本來是得自天上再滿足也沒有的了，現在呢？他卻漸漸地感覺到一點不平或不满，他常想到比自己的工作輕了幾倍的別的僕人，除來分外應得的彩頭錢以外，每月還有七八元的工資，而自己一點工資也沒有，每月三元錢的水價以用量如此之大的公館裏，煮飯燒茶，已經是求過於供，而況每日上自主人下僕人的洗濯，更比飲食的水，還要加大兩倍，每月以三元錢的水資，去買人家的水是已經不夠了許多，非得自己貼出錢來，是應付不得下的。不過士恆在深夜捫心的想着不平等，然而想不幹的心，卻是一毫也沒，頂多有

時爲了外界的種種熱嘲冷笑，忍受不了的便發很停一半天
的工。在這時候他總是說身子有病了，託人在太太面前請
了假，他便躲在門房裏去睡覺，或是跑到城外地曠人稀的
地方去閒散一下；這時他照例是再不到廚房裏去吃飯，似
乎表示我請假不給你們作事，是也不吃你們飯的，等到氣
一散了，復又到廚房裏去吃飯的時候，他便又照舊勞碌地
工作了，怠工的事從來沒有的。因爲他覺得那種行爲是卑
鄙的，他是不屑爲的，所以他就是在氣憤的時候，不作就
罷了，若是不息工，他仍是很誠實的一步一步的往前做。
用是別人每逢看到他這種老實人的志氣昂昂的樣子，彼此
閒談起來，都以此爲談話的資料。

士恆雖然這樣的無愧於心的工作着，但被主人的責罵
的串卻是時刻免不了的，有時固然是因自己的愚蠢而作
了過失，但是代人受過或是無辜被冤曲了的事也常有，他
因爲性質的愚蠢，口齒的不靈，尤其是在主人面前，說不
出話來而且不敢說話的緣故，所以他自心裏覺得十分冤曲
了也還是一聲不響地默認着。不過在事完之後，他憤恨的
在別人面前發幾句牢騷：說我愚蠢的幹不下去了，我還是
去買找的水是好。這些話有時傳到女主人「耳鼓裏，女主
人總是生着氣說，「他要不幹就可以馬上離開我這兒，難
道說這種人我有錢是僱不到的嗎？自己也不細想，當初是
怎樣的艱難，而來到我這兒，我原是一種恤貧憐困的好心

，並沒有看上他的能爲，現在他既然要去，管他有什麼能
耐一個月能掙到十來元錢呢！這真是吃飽了飯還想睡覺！
……」女主人雖然因一時的氣憤這樣的說着，但士恆的
忠實耐勞，以及可以不出工資的便宜總是常掛心懷，所以
要辭退士恆的心是沒有的。在士恆方面呢，也是牢騷發完
之後，要下工的話，是再不提的了，因此他們客主之間的
關係，仍舊地相安無事的繼續下去！

士恆在掃院掃客廳以及廚房裏打雜外，前後門的開合
，也是他負的完全責任，一到嚴冬，像小心火燭一樣的門
戶，也要格外小心起來，因爲在這時，有些失了職業而無
法生活的人，便作小偷，要乘人不備地溜進來偷東西。有
一天早晨，滿地散佈着雪花，士恆在打掃院子的積雪，有
一個僕人沒有關照的開了門到外邊去了，士恆掃完了雪，回
到門房去的時候，看見大門大大的開着，他於是吃了一驚
，一面關着門一面嘴都隆着：「是那一個大心肝的人，出
去了，門也不叫人關，要是被小偷偷去了什麼東西，是誰
人負責任呢？」他把門關好復回到門房裏的床沿上坐着，
忽然想起客廳裏的大穿衣鏡還未擦好，本來是放在階台上
的，現在却不知去向，惶惶的向別的地方探視了一週。仍
是不見蹤跡，他以為這一定是剛纔開着大門的時候，有小偷
進來拿去了。檢查了一起別的東西，倒是一件也沒有少
，只有和穿衣鏡放在一塊的他最珍貴的鼻烟盒也沒有了。

他又惱又氣的發了一會呆，最後他恨恨的想，等着挨罵就是了！但他想剛開了門而不加以招呼的那個人，他還是萬分的氣恨，便走到廚房裏去查看究竟出去的是那個人，別人看見他那帶着怒容而嚴重的查究的神情，都猜奪着一定是出了什麼事，便齊聲回答道：「我們幾個都在這裏，誰也沒出去，怎麼了！」

「被偷去寶貴的東西咧！」士恆恨恨的說。

「被偷去了什麼寶貴的東西？」別的人也帶着驚惶的樣子這樣的問。

「客廳裏的大穿衣鏡，還有我的那隻可愛的鼻煙盒！」士恆說起來更顯着惱恨的神情，也顯意將剛才的情形告訴他們。

開門出去的人終於不知道是誰，大家猜想着或許是少爺跑出去玩耍，因此士恆也不再詳細的查問了，只在想着被責罵時的難堪，這是不可掩護的事，他想還是即早去稟明的好，但女主人的秉性是誰也知道況且這種又是令主人生氣的事，現在誰也肯出頭給他代稟。他只好忍着性子，鼓起勇氣到女主人的面前去說。結果是比想像得更厲害地被責罵了一頓，說他一天吃飽了飯，不知作些什麼事情，連關啓門戶這樣重要的責任都不加以關心，像這經守門戶的，說不定以後連自己的褲子都被別人偷了去呢。士恆對於被責罰的話，似乎句句都不能服氣，心裏想着

許多很理直氣壯反駁的話，但他的心中，以為主人過於尊嚴了，總是不敢說，而實際上也是說不出。他依然默默的站在主人的面前，等待責斥完了，他肚子氣得要漲破似的走下去，使別人聽不見地自言自語地發洩了一點憤慨！

出版者：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青海評論社

價目每本三分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